

符号学开拓丛书(第一辑)

赵毅衡 主编

保罗·利科的叙述哲学

——利科对时间问题的“叙述阐释”

伏飞雄·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符号学开拓丛书(第一辑)

保罗·利科的叙述哲学

——利科对时间问题的“叙述阐释”

伏飞雄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保罗·利科的叙述哲学:利科对时间问题的“叙述阐释”/伏飞雄著.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1. 8
(符号学开拓丛书. 第1辑)
ISBN 978-7-81137-775-0

I. ①保… II. ①伏… III. ①利科,
P. (1913 ~ 2005)—阐释学—研究 IV. ①B565. 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1036号

书 名: 保罗·利科的叙述哲学——利科对时间问题的“叙述阐释”

作 者: 伏飞雄 著

责任编辑: 董 炎

策划编辑: 汤定军

装帧设计: 刘 俊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社 址: 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 215006

印 刷: 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网 址: www.sudapress.com

E-mail: tangdingjun@suda.edu.cn

邮购热线: 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 0512-65225020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张: 18 字数: 240千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37-775-0

定 价: 45.00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服务热线:0512-65225020



序 言

如果说海德格尔抓住了“存在”这个人类“本体”，利科则抓住了“叙述”这个“中介”。然而，“存在”无法言说自身，它需要“中介”。既然“存在”是“时间状态内”的存在，那么“时间”就是比“存在”更为本体的本体。在此意义上，利科直接探讨“时间与叙述”的论题就具有更为基础的意义。这已由他对此两者关系的格言式概括所表明：“时间变成人的时间，取决于时间通过叙述形式表达的程度，而叙述形式变成时间经验时，才取得其全部意义。”这样看来，叙述就不只具“中介”意义，而且具有了“基础”范畴的意义。

从直接的问题意识上说，利科是在深入反思西方思辨哲学的时间之思的基础上，引入自己的“叙述诗学”的。在他看来，西方的时间哲学最终只是表明了时间的“疑难本性”；而“广义现象学”之直接表达鲜活时间经验的种种努力，反而随着分析工具的愈益精确而疑难倍增。这说明，思辨哲学对时间所进行的反思性论证，断然不能从理论上为时间（性）提供一个统一的说明。于是，从反思性论证的领域转换为时间经验的“叙述诗学”，就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本书力求在系统、深入研读利科“现象阐释学”体系的前提下，在深入领会《时间与叙述》三大卷的问题意识、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对三大卷中以“三重模仿”为基础构架、以“情节化”为核心的“叙述诗学”（又名“叙述时间理论”），以及时间疑难的“三大对质”，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以及一定程度的解析。



目 录

Contents

- 导 论 / 001
 - 第一节 利科哲学思想的个性 / 011
 - 一、折中主义还是辩证法 / 011
 - 二、利科哲学思考的主要风格 / 016
 - 三、利科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差异 / 021
 - 第二节 叙述符号学与利科的现象
阐释学 / 028
- 第一章 叙述符号学中的时间问题 / 032
 - 第一节 叙述符号学的逻辑合理性与
叙述时间性 / 033
 - 一、普罗普的“民间神奇故事形态学” / 036
 - 二、布雷蒙的叙述可能逻辑研究 / 050
 - 三、格雷马斯的叙述符号学 / 056
 - 第二节 虚构叙述的时间游戏 / 059
 - 一、陈述行为与动词时态 / 060
 - 二、讲述时间与被讲述时间 / 070
 - 三、热拉尔·热奈特的陈述行为、陈述、
对象 / 073
 - 小 结 / 076
- 第二章 对《诗学》情节与模仿观念的再阐释 / 077
 - 第一节 情节化：“不和谐的和谐”之诗学解决
的追求 / 079
 - 一、情节化的和谐逻辑 / 080
 - 二、“情节化”的“不和谐的和谐”模式 / 084
 - 第二节 情节化与模仿行动：叙述行动 / 086
 - 一、情节与模仿的生产性 / 086
 - 二、对亚里士多德体裁限制的反思 / 088
 - 第三节 诗学塑形的两面 / 090
 - 一、对模仿的进一步研究 / 090
 - 二、叙述行动暗示的行动次序 / 092
 - 小 结 / 096



- **第三章 三重模仿：时间与叙述的循环 / 098**
 - 第一节 模仿行动的三个阶段 / 099
 - 一、模仿行动 I / 099
 - 二、模仿行动 II / 107
 - 三、模仿行动 III / 110
 - 第二节 时间与叙述的循环 / 116
 - 小 结 / 120
- **第四章 时间哲学疑难 / 121**
 - 第一节 奥古斯丁与亚里士多德的对质 / 122
 - 一、利科对奥古斯丁时间沉思的释读 / 122
 - 二、奥古斯丁与亚里士多德的对质 / 153
 - 第二节 胡塞尔遭遇康德 / 164
 - 一、内在时间意识的疑难 / 164
 - 二、康德：“看不见的时间” / 175
 - 第三节 对海德格尔“存在论时间观”的反思 / 184
 - 一、此在时间性分析的全新境域 / 184
 - 二、海德格尔“存在论”时间观的局限或代价 / 187
 - 小 结 / 195
- **第五章 历史、虚构叙述与时间塑形 / 198**
 - 第一节 第三种时间：历史时间 / 198
 - 一、日历时间 / 199
 - 二、代际延续 / 202
 - 三、档案、文献与遗迹 / 204
 - 第二节 虚构叙述与时间塑形 / 207
 - 小 结 / 215
- **第六章 情节变形、叙述智力与时间性 / 217**
 - 第一节 情节变形 / 217
 - 第二节 叙述智力与时间性 / 221
 - 一、模式论的范例次序 / 221

二、叙述智力模式论的偏离 / 224
小 结 / 226
● 第七章 对《时间与叙述》的评价 / 227
第一节 时间问题之“叙述阐释”的 贡献与局限 / 227
一、时间本性的独特理解及时间疑难的 主题化 / 228
二、时间之“叙述阐释”及限度 / 231
第二节 《时间与叙述》对叙述符号学的贡献 / 240
附录一 / 244
再谈“叙述”与“叙事” ——从申丹教授对赵毅衡教授的相关争论说 起 / 244
附录二 / 260
从叙述学发展史看建立“广义叙述学”的必要性 / 260
参考文献 / 273
后 记 / 279



导 论

—

保罗·利科(Paul Ricoeur, 1913. 2—2005. 5), 当代享誉全球的法国哲学家、文艺理论家, 是继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之后与加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比肩而立的二十世纪“现象阐释学”^①三大代表人物之一。

1913年2月27日, 利科出生于法国南部小城瓦朗斯(Valence)的一个中学教师家庭。在利科只有7个月大的时候, 他母亲就去世了。他两岁左右(1915年)时, 从事中学英语教育的父亲又死于“一战”前线。于是, 他成了由法国政府出资供养的“战争孤儿”。他与大他两岁的姐姐只好寄居在雷恩城(Rennes)雷恩大学附近的祖父家。由于过早失去父母, 以至于他“想不起失去双亲的痛苦”^②。当然, 这得益于他与祖父母和姑姑间十分融洽的关系, 尤其得益于他在祖父家所接受的教育。祖父家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新教徒家族, 利科从小就在严格的新教教育中成长: 阅读、圣经学习、去教堂。^③ 由此, 利科从小养成了爱好阅读的习惯, 读小

①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答中国学者问》,《哲学动态》,1999年,第11期。洪汉鼎先生使用的是“现象学的阐释学”这种称谓。(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4页)

② 《利科访谈录》,《哲学译丛》,2001年,第1期。

③ Charles E. Reagan, *Paul Ricoeur: His Life and His 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 4.

说、读诗歌,高中阶段开始阅读哲学著作与学术论文。^①

利科就读于雷恩城的中学。1928年,祖母去世,终生未婚、慈母般的姑姑接过了照料姐弟俩的重任。高中最后阶段(1929—1930),他参加了哲学班,受到哲学教师罗朗·达尔比耶(Loand Dalbiez)的影响,对哲学产生了兴趣。达尔比耶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在与现代学科比如精神分析、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对话中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从哲学人类学语境提出“人是什么”等问题,为利科指明了方向。^② 1933年,祖父去世。同年,利科进入雷恩大学学习。大学头两年,他积极备战极负盛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入学考试。尽管他在拉丁语、希腊语方面表现非常出色,却因哲学部分未过关而失败。接下来的一年,他在雷恩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学位。不幸的是,年仅23岁的姐姐在这一年死于肺结核。这个时期,他还发展了延续终生的兴趣:思考哲学与《圣经》信仰之间的关系。

1934年秋天,利科去索邦(Sorbonne)备考教师职位。在那里,他结识了他心目中的知识分子英雄,基督教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③,并热衷于参加在其家里举办的“周五黄昏聚会”。这是一个极富创新精神的学术沙龙,“参与者从来不引用现成的分析与解释,而是以新鲜的例子进行思考”^④。从“伟大导师”马塞尔那里,利科学会了“系统分析”问题的方法,继承了其“具体存在论”的思想。也是在这个圈子中,利科被引向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

1935年8月,利科被告知在300人参与的教师会考中,他以第二名的成绩取得中学哲学教师学衔。这一年,他与童年时代姐弟

^① L. Dornisch, *Faith and Philosophy in the Writings of Paul Ricoeur*, Lewiston: The Edwin mellen, 1990, p. 8. 利科老年回忆提到,他“很早就深入到文学的学习之中”。(《利科访谈录》,《哲学译丛》,2001年,第1期)

^② Ibid., p. 11.

^③ G. 马塞尔(Gabriel Marcel, 1889—1973),与萨特并列的当代法国两大存在主义思想家,创造了“存在主义”术语。

^④ L. Dornisch, *Faith and Philosophy in the Writings of Paul Ricoeur*, Lewiston: The Edwin mellen, 1990, p. 12.

俩共同的女友西蒙娜·勒雅(Simone Lejas)在雷恩牵手走进婚姻。这年秋天,他被派往东部城市科尔玛(Colmar)教书,后又到大西洋沿岸的洛里扬城(Lorient)的中学任教,直到1940年。在此期间,他还到慕尼黑大学的暑期班提升德语水平,开始发表有关基督教社会主义与和平主义的文章。

1940年底,利科被征入伍。由于表现英勇而被授予勋章,但很快他在法国的战役中被德军俘虏,关进德国纳粹在波兰的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军官集中营,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最后阶段辗转关在其他集中营)。利科在集中营中的行动已传为历史佳话。他是一个“受难而行动的人”,即在受难中也积极行动的人(C.里根说他是一个“行动与受难的人”),他帮助建立了一个非官方的“战俘集中营大学”。他为狱友作“关于尼采的讲座”,与同室狱友、法国哲学家M.杜夫海纳(Mikel Dufrenne)合作做雅斯贝尔斯与G.马塞尔比较研究的读书笔记(战后1947年合作以《卡尔·雅斯贝尔斯与存在哲学》之名出版)。L.多尼契(L. Dornisch)描述了他们两人在集中营中合作研究的情景:一张小桌子、一支蜡烛,两人各坐一边,一个在左边研读,一个在右边研读,在刽子手用的纸张上作笔记,然后交换位置。^①由于只能阅读德国的书籍,利科在这里第一次阅读了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书,并把胡塞尔的《观念I》翻译成法文。由于缺少纸张,利科以难以置信的小字号,把译文与评注写在书页的边沿,就这样一共翻译了七十八页。毋庸置疑,战争与集中营的经历,对利科的生命观念与学术思想有着终生的影响。他亲历了站在身边的一个雷恩好友被德军狙击手打爆脑袋。这使他不再认为生命“理所当然”^②。集中营这种现实的人生境遇,使“何时自由”、“希望何以可能”的问题显得异常具体,使他终生在自己的哲学之旅中,寻求人类问题的语境。这也促使了他对存在、个体存在、经验、境遇、现象学描述、身体感觉的重

^① L. Dornisch, *Faith and Philosophy in the Writings of Paul Ricoeur*, Lewiston: The Edwin mellen, 1990, p. 25.

^② Charles E. Reagan, *Paul Ricoeur: His Life and His 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 8.

视,促成了他后来在胡塞尔的唯心主义与 G. 马塞尔的具体存在论的冲突中,尽力把唯心主义哲学与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分离开来。^①也就是说,利科努力把存在置于一个具体、“身体化”的情境中进行思考,而不是像不少哲学家那样将其置于抽象、理想主义的框架中。他希望仔细、客观地描述其现象。利科后来出版的《自由与自然:自愿的与非自愿的》(1950)中的相关主题,显然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提出与进行思考的。

战后被释后,利科前往尚邦城(Chambon)的塞文中学(Collège Cevénol)讲授哲学(1945—1948)。其间(1947年8月),利科在学校举办的暑期课程——一个关于法国著名作家加缪(Albert Camus)的《鼠疫》(*la peste*)的座谈会上,意外地与加缪相见。

1948年到1955年,利科承接让·依波利特^②的教职,任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教授。^③1950年与1955年这两个年份,尤其值得一提。1950年,已经37岁的利科,以对胡塞尔《观念 I》的翻译,及其“意志哲学”第一部的写作,即《自由与自然:自愿的与非自愿的》,而被授予博士学位。^④1955年,利科出版了《历史与真理》。

1956年,利科荣登巴黎大学在贝耶尔去世后空下的专职教授职位。1963年,利科与以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展开了著名的论战。利科秉持阐释学立场,从时间、意义的维度,对结构主义的“句法结构”与“系统”思想进行了反思。^⑤这个论战持续到60年代末,甚至延续到利科80年代经典著作《时间与叙述》(*Time and Narrative*)对结构主义叙述学的批判中。1967年,因感到学校当局的不安,利科离开索邦,自愿去实验性的农泰尔大学(Nanterres,即巴黎第十大学)的文学部教书。

① L. Dornisch, *Faith and Philosophy in the Writings of Paul Ricoeur*, Lewiston: The Edwin mellen, 1990, p. 24. 利科后来感到梅洛-庞蒂(Maurece Merleau-Ponty)比萨特(Jean-Paul Sartre)更亲近自己,并把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作为自己思想的范型,也是与此体验有关。

② 让·依波利特(Jean Hyppolite, 1907—1968),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法文翻译者。

③ 高宣扬:《利科的反思诠释学》,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6页。

④ K. Simms, *Paul Ricoeur*, London: Routledge, 2003, p. 3.

⑤ 利科为此所写论文,可参见 Paul Ricoeur, *The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s: Essays in Hermeneutics*, Trans. Don Ihd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4。

1969年3月,他被选任为该部主任。一年后(1970年3月),一方面,因受学生人身侵犯(一名农泰尔大学生将纸篓扣在利科头上,20年后,这名学生在通过论文时向利科道歉),另一方面,因受当时突然转向“左倾”的大学界部分人士的排斥,利科辞职赴比利时鲁汶大学(Leuven)任教。三年后(1973年),他再次回巴黎第十大学,并很快在这里结束了在法国的教书生涯。这个时期,利科还以不偏不倚的总结性姿态参与、见证了加达默尔与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有关意识形态与方法论的争论(60年代末70年代初)^①,并陆续出版了使自己跻身于具有国际名望的法国最知名哲学家行列的著作《易犯错的人类》(1960)、《恶的象征》(1960)、《论诠释》(1965)、《阐释的冲突》(1969)、《活的隐喻》(1975)等。其学生C.里根叙述了利科在索邦时所获得的声誉:“他在索邦的课堂挤满了学生,以至于扩音器放在庭院里,满足教室容纳不下的人能够听到他的授课。成百上千的学生请求他指导。”^②另外,从60年代初开始,利科还常常远赴加拿大、美国等地的高校讲学与任教^③,开始他在欧陆哲学与英美分析哲学之间寻求思想对话的哲学事业。

80年代以来,利科这棵哲学界的常青树一边讲学,一边继续个人性的哲学思考,在人类思想圣坛上绽放出朵朵更为绚丽的花朵:《阐释学与人文科学:语言、行为与阐释论文集》(1981)、《时间与叙述》(三卷)(1983—1985)、《从文本到行动:阐释学论文集Ⅱ》(1991)、《作为他者的自我》(1992)、《批评与信念》(1998)、《记

^① 相关论文可参见 Paul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Essays on Language, 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edited,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J. B. Thomp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另参见严平:《走向解释学的真理——加达默尔哲学述评》,上海: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251—254页。

^② Charles E. Reagan, *Paul Ricoeur: His Life and His 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 24.

^③ 利科远赴美洲名校执教(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美国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与以下事件不无关联:1969年11月30日,让·依波利特去世,保罗·利科、迈克尔·福柯和依沃恩·贝拉瓦尔这三个最有名望的哲学教授,同时被提名为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哲学讲座教授首席候选人;1970年4月,福柯最终当选。(高宣扬:《利科的反思诠释学》,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1—182页)

忆、历史与遗忘》(2004)等。

2005年9月20日,利科在其巴黎家中于睡梦中仙世,享年92岁。第二天,时任法国总理的拉法兰延续法国政府尊重知识分子的传统,发表声明:“我们今天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家,整个法国都在为失去这样一位人文传统的卓越阐释者而悲悼。”^①利科这一可谓多舛却又充满生命韧性的漫长一生,对得起这个评价。他没有缺席于自己的时代,他把哲学使命完全融进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学者生涯之中。他热爱教育事业(他从小就梦想做教师),他相信,他作为大学教授的工作,理所当然对日常生活具有影响。因为,他相信,“理论与行动不可能分离,而是相互影响”、“言语要求行动,行动导向言语”。^②他总是参与到人类文明的建设工作之中去。更重要的是,他在自己的生存境遇中提出问题,寻求意义。

二

在利科宏富的著述中,他对“时间疑难”的阐释与解决尝试,无疑举足轻重。利科的传记作者之一,法国学者O.蒙甘(Olivier Mongin)从事实上谈到了《时间与叙述》三大卷为利科带来的声誉:“获得了迟迟都不太承认他的法国公众的兴趣。”^③D.武德(David Wood)认为:“它是当代哲学阐释学最为杰出的典范之作,是二十世纪后期出版的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④彼得·奥斯本(Peter Osborne)则这样评价:

《时间与叙述》这个综合工程规模宏大,结构复杂,野心勃勃,它以一种微妙入神但经常是难以捉摸的方式游刃于文学、历史与哲学理论之间。作为哲学解释学的一件作品,在其重

① 转引 <http://ent.sina.com.cn/x/2005-05-24/0654732508.html>。

② 转引 Charles E. Reagan, *Paul Ricoeur: His Life and His 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 9.

③ (法)蒙甘:《从文本到行动——保尔·利科传》,刘自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页。

④ David Wood, ed., *On Paul Ricoeur: Narrative and Interpret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3.

要性上,庶几只有加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可与之相媲美。^①

然而,在中国学术界,对利科关于“时间疑难”的阐释,尤其是对其精心建构的“叙述诗学”(又名“叙述时间理论”)^②的研究,还显得不够全面与深入。已有的专论性文献,或为“提示性”研究^③,或未对三大卷中的“历史、虚构叙述中的时间问题”与“文学叙述中的时间问题”进行探讨^④。

如此看来,对利科关于“时间疑难”之“叙述阐释”进行综合、系统的梳理与释读,就显得异常必要。

其实,在最直接的意义上,是赵毅衡先生的一句话促成了我走近利科。他说:“叙述学领域中的时间问题已经有(哲学)学科在介入。”这正合我的心意。作为文学系的学生,我一直希望自己在知识结构上尽量做到“文史哲”不分家,并愿意对“文学问题”做点“形而上”的思考。带着“哲学阐释学如何论述叙述学中的时间问题”这样的期待,我开始了阅读利科之旅。

老实说,我并没有期待利科像不少文艺理论家,尤其是不少文

① (英)彼得·奥斯本:《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74页。

② 这两个概念都是利科为“解决”时间(疑难)问题而建构的理论的具体名称。在对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情节”与“模仿”观念进行提炼与深化的基础上,利科构建了属于他自己的“情节化”理论与“模仿行动”理论。它们可合称为“叙述诗学”。此时的“叙述诗学”只是暗含了叙述与时间之间的对应关系(由于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情节观念忽略了时间维度)。于是,利科在下一步以其精心建构的“三重模仿”说来阐明这种关系。这个“三重模仿”说,就是在叙述与时间之间的对应关系中对利科的“情节化”理论与新“模仿行动”理论进行重释。此时,它就是“叙述时间理论”了。但是,利科后来在书中没有作这么细致的区分,而是笼统、交替地使用它们。从内涵上说,这两个概念与本书标题“叙述阐释”这个概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以“三重模仿说”为基础构架,以“情节化”为核心。当然,从叙述与时间的对应关系来说,“叙述时间理论”比其他两个概念更直观。故本书多使用它。

③ 高宣扬:《利科的反思诠释学》,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该书中的“叙述与时间”、“记叙的同一性”、“叙述理论的系统化”、“历史与小说”以及“叙述、思想和行为的同一性”等小节都简析了利科关于“时间与叙述”的思考。该书不求完备或系统,而力求洞见与精练,故我们称其为“提示性的研究”。

④ 江向东:《对时间性问题之叙事解说——保罗·利科〈时间与叙事〉中的时间性问题》(复旦大学,2003年哲学博士论文);张逸婧:《时间的叙事性》(复旦大学,2008年哲学硕士论文)。见 <http://www.cnki.net>。

学批评家那样,多从、甚至只从文学如何处理时间之叙述技巧的角度,去谈论叙述学中的时间问题。^①然而,作为哲学家的他对此问题的思考,还是远远超出了我的期待。他并没有孤立地探讨叙述学中的时间问题,而是把该问题置于其尝试解决“时间疑难”总的思考框架中。无疑,后者才是他的目的所在。

问题在于,利科把时间完全当成一个哲学问题了吗?恰切地说,他完全是以哲学式的问题意识、入思与言说方式在处理这个问题吗?也许,前引彼得·奥斯本的话,即“它以一种微妙入神但经常是难以捉摸的方式游刃于文学、历史与哲学理论之间”,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开启这个问题的钥匙。

无疑,利科是以试图打通哲学、史学、文学的气度与方式,在尝试以“时间疑难”解决这个亘古的大难题。这导致了著作本身规模上的宏大与结构上的复杂。完全可以这样说,它是利科毕生致力构筑的“现象阐释学”体系的一个结晶体:体现了现象学的基本哲学方法,现象阐释学的基本构架;包括了迂回、中介、对质、疑难、辩证法,跨不同哲学传统,跨不同思想流派,跨学科式的对话等具体的阐释路径;涵盖了语言(符号)、叙述、行动、文本、模仿、情节、历史、虚构、文本接受、时间等基本问题。正因为如此,《时间与叙述》三大卷所蕴涵的厚度与带来的“释读”难度非同一般。

作为“释读”工作的必要准备,本书在“导论”部分专设了两节内容。第一节概要阐述利科哲学思想的个性。我们力图澄清西方思想界对利科哲学思想风格的误解,本书认为利科所践行的基本思路并非“折中主义”,而是西方哲学史长期以来所遗忘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未完成的辩证法”。由此及彼,我们还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利科哲学思想的其他主要风格:它们各自所蕴涵的“理路”含义,相互之间的逻辑关联。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差异化比

^① 必须指出的是,叙述学对叙述技巧的阐述只属于叙述理论的表层。与其说西方现代叙述学或叙述符号学从其开端就深受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毋宁说现代哲学本身就参与了现代叙述学理论的建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法国叙述学派的理论建构中(热奈特、罗兰·巴特、A. J. 格雷马斯、P. 阿蒙、C. 布雷蒙等)。他们中的一些人从文风到论述内容本身,似乎就穿梭在哲学与文学之间。利科的“叙述理论”及其对叙述符号学的探讨,就鲜明地打上了这一法国思想传统的印记。

较,除了论证利科哲学思想的个性外,也是为了突显本书论题所涉及的理论大背景。第二节论述了广义的叙述符号学对利科构建现象阐释学体系所起的作用。我们认为,利科的现象阐释学就是以广义的叙述符号学为基础确立、发展起来的。

不得不指出的是,对于利科精心构建的“叙述时间理论”来说,它并非没有知识、观念、理论等前期的“预备”。事实上,它基本综合了利科一生潜心研究的叙述理论、行动理论、语言符号论、文本理论、历史理论以及阅读理论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早在集中研究“时间疑难”三大卷《时间与叙述》(80年代初出版)之前,至少是60年代,利科就表现出对时间的关注。只是那时是以时间作为思考的路径,或切入问题的角度,去阐释其他问题,如真理问题、“结构主义”问题等。^①

本书论题展开共分七章。

第一章,梳理利科对“叙述符号学中的时间问题”的阐释。通过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利科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西方现代叙述符号学所进行的“清理”;同时,初步了解到利科本人所精心建构的“叙述时间理论”的轮廓,尤其是作为这个理论有机组成部分的三重模仿、叙述智力、叙述性、情节化等理论或观念。另外,本书还针对利科对普罗普(Vladimir Propp)的“释读”展开了自己的论述。

第二章,梳理利科对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情节”与“模仿”观念的再阐释。这是利科借助“叙述诗学”解决“时间哲学疑难”的初始尝试,也是建构其“叙述时间理论”的序曲。前者突出了诗学情节解决奥古斯丁(Augustinus)“不和谐的和谐”时间疑难的合理性,后者则表明了亚里士多德的情节论与模仿论对于利科本人的“叙述时间理论”的奠基性与局限性。在重释亚里士多德《诗学》基础上,利科构建了属于自己的“情节化理论”与“模仿行动理论”。它们既属于“叙述时间理论”构建的有机部分,更为作为其

^① 高宣扬先生在《利科的反思诠释学》(2004年版)一书中,以《关于意义的时间结构》为题,对利科从时间角度阐释“结构问题”(实是对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学说之“非时间化”、“反传统化”、“反历史化”的反思),进行了很好的梳理。

理论基础构架的“三重模仿”说作了理论渊源或观念上的奠基。另外,本书对“诗学塑形”中叙述与时间的循环这个绕不开的基本问题,也做了阐述。

第三章,阐述利科的“三重模仿”说。它是利科“叙述时间理论”的基石。在这里,利科分阶段逐步阐述了叙述与时间之间的对应关系。这种关系被全面拓展到人类的整个行动中。其中可以看出利科“行动理论”或“行动哲学”的构思,尤其是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影响。利科对历史叙述、虚构叙述对于时间塑形的探讨,均以此理论为基础。

第四章,释读利科对时间哲学疑难“三大对质”的具体阐释。从“时间疑难”角度阐释现象学的努力,最终只以阐释工具的精致相反导致新的疑难而告终。于是换一种思路就成为可能的尝试。这种思路就是时间之“叙述阐释”。本书之所以细致梳理它,原因在于:从利科对“时间哲学疑难”的具体阐释中,可以看到时间哲学疑难怎么一步步最终走向疑难愈增的境地,看到对质而非简单对抗的哲学成果,看出利科本人的现象阐释学理路。

第五章,梳理利科关于“历史、虚构叙述与时间塑形”的思考。它们既是“三重模仿”说的验证,也是其细化与深化。在利科精心建构的“叙述时间理论”中,集中体现了多个“之最”:野心最大,牵涉问题最多也最麻烦,结构最复杂,所占篇幅最大,用力最多,结果却可能最不理想。本章只集中梳理“历史时间”、“虚构叙述”对时间现象学疑难的解决。

第六章,梳理利科对“情节变形、叙述智力与时间性”的论述。本章与第一章共同属于“虚构叙述中的时间塑形”部分。本章侧重于检验叙述智力的程度,即情节化变形的能力,即以此作为文学叙述智力的骨架,去反思西方文学虚构的演变。另外,我们还探析了叙述智力模式论的范例次序与偏离。

第七章,总结《时间与叙述》的成就与局限。主要包括:利科的时间之“叙述阐释”的贡献与限度,《时间与叙述》对叙述符号学的贡献。

最后,为了对本书统一使用“叙述”这个术语的缘由有所交代,